

守望家园

光的追问

· 星 · 云 · 之 · 卷 ·

7/11/04/08

守望家园

光的追问

——星云之卷

著 者：徐 刚

责任编辑：李永平

出版发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印 刷：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

厂 址：长沙市韶山路 158 号

邮 编：410004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厂联系)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出版日期：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5.75

插 页：4

字 数：143000

印 数：1—30100

书 号：ISBN 7—5357—2385—3 /X·21

定 价：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鸣沙之祷——自序

这沙岸是湿润的，当我用我的心去丈量一粒沙子的深度和广度时，凝结在沙子中的风涛雨雪、日月精灵顿时释放了，我体验着被一粒沙子淹没的过程，听鸣沙之祷。

沙子说，你忘记摇篮已经很久了。

沙子说，你每天都喝很多的水，而且泡着上好的茶叶，但你的目光正在枯槁，心灵的皱褶像一小块龟裂的土地。

昨天刚下过暴雨，有决堤，洪峰如山。

你还是干燥，你的心是干燥的，欲望像火，没有青烟的焚烧、灼烤，无声无息地把你的日子烧成一堆死灰。雨滴掉在死灰上，好比一片焦黄的叶子泡在水里，还会泡出绿色、泡出生命来吗？好在，你已经到海边

了，你还来得及。

时间到了，该去的去了，该来的来了。

倘若只是我的枯槁，也就罢了。像落叶，在浅水、深水中晃动一阵，假如能让人想起先祖的“剡木为舟”，便算是废物利用皆大欢喜发挥了余热。可是，亲爱的沙子，在我身后，你一定看见了。浮躁的、忧郁的、为了蝇头小利奔跑的、因着走私贩毒玩命的、甚至还有坚决锁闭心灵的叫作“星星雨”的孩子，那枯槁的大队啊！

沙子说，我将拣选，用沙子揉他们的眼睛，再由眼睛的管道把沙子送往心灵深处，实行揉搓和打磨，把海的咸腥与湿润注入血管，他们流出眼泪的时候，他们得救了。

这是感恩的节日。

沙岸上排列着各种卵石和贝壳，就连那一块裂缝密布的礁石也穿上了新生命——一丛海草、几根海带温柔地缠绕着。大海以退潮时的轻微的拍打和渗透吹奏鼓乐，浪花在卵石上跳舞，贝壳包裹着水汪汪的泪眼，大芦荡起起伏伏，候鸟在迁徙的途中翩翩来归，你看见那张开的翅膀上驮着什么？沙子说，那是天使的问

候，“到海边的人将会得到湿润，爱海洋的人将会得到涌泉”。

仙鹤落到沙岸时，把翅膀拍打了一下，那天使的问候便落到了卵石和贝壳上，也撒播在芦荡中。你看卵石的斑纹，你看贝壳的线条，你看芦荡中黄色和红色的小花。你看见了便收获了，你读懂了就新生了。

我便像沙子一样蛰伏吗？

是的，蛰伏不是死亡，蛰伏是最大限度地节省你的能量，沉思默想，结构你的《守望家园》，写在沙滩上，刻在卵石间，嵌进贝壳里。不是寻求不朽，海滩上的一切都是游移不定的，沙岸会移动，卵石会沉没，贝壳要去装点另一处岸线。一切都听从一个雕塑家的调度，除了日光和月光之外。

这个雕塑家就是涌向岸边的浪。

冲击浪，或者叫拍岸浪。

于是，你的言说也都消散，你也消散，你消散了便存活了，你消散是消散于海洋，是成为海洋中的一个水分子，至大无大，至小无小，至大也小，至小也大。一个水分子的直径，是一厘米的七十亿分之一。你已经小到只有少女头上一根头发丝的七十亿分之一了。人只见海洋不见你，人看见波涛的时候也看不见你，人欣赏浪花的时候还是看不见你。

此时此刻，荣耀将归于你。

平安将归于你。

喜乐将归于你。

你可以尽情地品味海洋——在重归摇篮之后——你终于知道西太平洋的玛丽安娜海槽了——倘若把地球上最高的珠穆朗玛峰投入其中，它将无影无踪。

人类只崇敬高大。

深刻却包容一切。

这深刻近乎无，有出于无。

哪一个水分子是名家、明星？你是看见海洋了，你见到水分子了吗？但，倘若没有水分子，又哪来海洋的神奇瑰丽、有声有色、庄严妙相？

你看见的并非真有。

你不见的并非真无。

礁石见的最多了，海底下火山爆发、珊瑚岩悄悄地堆积，一个小岛新生了，一个小岛淹没了，潮涨潮落，风大风小，扬帆破浪，樯倾楫摧……

礁石说过什么呢？

礁石什么也没有说。

就连它的裂缝里都长满了青苔——那裂缝

里会发出声音吗？就连它被海浪剥蚀的嶙峋角落，都爬着活的贝类——那嶙峋的伤口流过红血吗？

它只以海水沐浴。

它的目光不会枯槁。

它吸引着那么多的雪浪花，它总是湿漉漉的，滴着灵智，滴着哲思。它在温柔乡里也兀立着，它在山呼海啸中也守望着。

它满身都是伤痕。

粗糙，甚至狰狞，它从不指望你的歌声。

它在月光下却是一个站立的每一根线条都十分温柔的梦。

它浑身都是感觉。

你能感觉它的感觉吗？

涛声沙岸梦。

礁石明月夜。

与其说我听鸣沙之涛，还不如说是在感觉某种启示，在沙子之中，在水滴之中，这个瞬间浸湿了我的旅途，此后是泥泞复泥泞。

泥泞的路，生机的路。

泥泞的时节，一定有种子要发芽。

如是花好月圆，我盼着泥泞，让潇潇细雨把熊熊的篝火暂时熄灭，沙子说：

节俭地燃烧你的生命吧！

徐 刚

1996年8月23日北京一苇斋灯下

1997年6月改定

目 录

鸣沙之祷——自序	1
写在星空的扉页上	1
远古的思之宇宙	1
宇宙的秘密就是光	1
太阳系素描	1
月亮作证	1
太阳及星星经典	1
宇宙岛	1
回想创世纪	1
离开地球,一无所有	1
星空夜话	1
后记	1

写在星空的扉页上

我站在地上，也置身天宇，白日云海苍茫，夜晚星空如穹，或者阴或者晴或者雨或者风或者花开绚烂或者落叶飘零或者惆怅或者做梦或者行色匆匆……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宇宙是亘古以来就有的吗？倘说是星云起源它为什么要起源？是偶然的呢还是必然？假如是偶然，又怎么去设想宇宙中至真至善至美的缜密与和谐及奇妙？并且至少迄今为止独独把一个有光有水有空气有土壤有月亮和星星照耀的地球，留给了人类及别的万类万物？

初始和终极是永远的初始和终极。

有多少伟大的头颅，在星空下消失了。

那些试图穿过神秘天宇的目光，也终于茫然地坠落，如迅忽的流星。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人们敬仰那些观星者，并且在无助之际仰望星空云海，在心里轻声地呼唤“天哪！”“天哪！”这时候人会感到灵魂的某种寄托，有了沟通和慰藉。尽管，我们仍然很难言说“天”是什么？

今夜，星空温柔地低垂着黑色的帷幕。都市的高楼只是把我的视线切割了，我知道在群楼的那一边，在大地被强行挤占的各种缝隙间，在更遥远的旷野、山乡和荒漠戈壁，这夜的帷幕是不可阻挡地低垂着的，从天上到地上。我甚至还敢断言，这尘世间的所有繁华都市的灯火，不过是徒然地浪费能源为了掩饰苍白，却无法在这暗夜的一角烧出一扇通红的窗户来。

技术炫目地展现，灵智黯淡地衰微。

自从天真被放逐，人类竞相成为掠夺者、操纵者，仰望与崇拜星空的年代，已经变得十分遥远了。

星空的爱仍然是宽阔的。

谁不是星空下去而不返的过客呢？

我爱听墓中人语。

我常常在夜行时寻访墓地，感觉着另一个世界的平等、自由以及温馨，真正的安息。

走过一生，走得多累。

现在好了，他们不再争吵了，不再打仗了，不再劳作了。

眼前会升起一块墓碑，以及墓碑上的话：

有两种东西我们愈经常愈反复思想时，它们就给人灌注了时时更新、有加无已的惊赞和敬畏之情：头顶的星空与内心的道德律。

康德死了。

那墓碑活着。

有过对星空的仇恨吗？我不知道。但，赞美与敬畏却几乎是永存的，我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宇宙要毁灭，太阳有热寂的一天，到那时，关于星空、自然的赞美将不得不在毁灭中毁灭。我们可以想像新的开始，但是很难。

仇恨因为是仇恨而消散。

赞美因为是赞美而长存。

爱因斯坦说：

任何一位认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深信，在宇宙的种种规律中间明显地存在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远远超越于人类的精神，能力有限的人类在这一精神面前应当感到渺小。

我在大自然里所发现的只是一种宏伟壮观的结构，对于这种结构人们的了解还很不完善，这种结构会使任何一个勤于思考的人感到“谦卑”。这是一种地道的宗教情感，而同神秘主义毫不相干。

牛顿的墓碑上写的是别人刻上去的话：“人们欢欣吧，这个伟大的人物曾经为人类的光荣而活在世上。”牛顿为英国诗人波普这样热情地赞美过：

当整个宇宙都在黑暗中时，
神若下令：牛顿你出来吧，
光就会出现。

牛顿则是这样说牛顿的：

如果说我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

我不知道，在世人眼里我是什么样的人；但在我自己看来，我不过像是在海边玩耍的孩子，为不时捡到一块比较光滑的卵石、一只比较漂亮的贝壳而喜悦，真理的汪洋大海就在我面前，而我却完全没有发现它。

七尺之躯，头颅至上。

当毕达哥拉斯第一个认定地球是圆形时，他只是出于想像而没有任何实证。这位精通几何的天才从最美的几何图形——圆形得到启发——进而认定地球的形状应是最美的圆形。更多的星空下的观星者是由自己的头颅想像天宇的，圆形或者类似圆形的形状便视为神圣、神秘。中国古观象台的仪器都离不开圆或半圆或弧状，就连最早的象形文字也都是圆形的，而现在的方块字——方形则是为了书写方便的圆形的变体。当我们的先民在树上“筑巢而居”时，那巢也是近似圆形的。有资料证明，中国长江流域一带最初并延续了千百年的民居的一种是用芦苇、稻草搭成的半圆的“环洞舍”。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器皿如锅、碗、盆、碟无不都是圆形等等，均是没有文字可资说明的先人与天地感应的妙不可言！

圆的奥秘啊！

圆的诱惑啊！

《科学的历程》的作者吴国盛说：“这头顶的星空就是宇宙。”既非哲学家，也不是天文学家的我，在一次又一次地仰望星空时，感觉到的是一切的一切，澄明而深邃，它不同于北斗七星这样的天体以及夏夜群

星闪烁的银河，它们都有空间位置，有轨迹可寻，而宇宙呢？它是什么？它在哪里？

目光开始寻觅，并且和星光碰撞，想像便丝丝缕缕地在头顶升空，从一朵乌云下来到一朵白云上，拽住彗星的尾巴，徘徊于黑洞的边缘，月亮像银钩。

我用我的目光裁剪我的想像。

像裁剪一朵云，像裁剪一块布。

然后编织成各种带子，挂在月亮银钩上，再把剩余的小布头用来装饰黑洞……

可是，星月黑洞之外呢？哪里是开始？哪里是终极？

在没有望远镜的古代，人的目光反而能看得更远、更透彻，明朝的杨慎说：“天有极乎，极之外何物也？天无极乎，凡有形必有极。”

宇宙是不可言说的，但我们拥有宇宙。因为“宇宙固然不是我们的经验对象，但我们总是以经验对象的方式生活着”（吴国盛语）。

我们拥有宇宙是因为我们存在。

我们追问宇宙则源于“思的虔诚”。

“思正以它单纯的说，在语言中犁出不显眼的沟。这些沟比农夫迈着缓慢的步子，在土地中犁出的那些沟还要不显眼。”（《海德格尔语要》29页）

宇宙的神秘使我们莫测高深。

宇宙的澄明是提醒人类记起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家园的存在。即便当无家可归的感觉苍凉地袭来，能知其为苍凉者岂不依然证明着我们的存在？

“思亘古如斯又倏忽闪现谁的惊愕能深究它?”

远古的思之宇宙

我不得不翻查典籍，也不得不追问语言：在文字出现之前有没有言说？是谁言说？因何言说？跋涉的先人曾经在黄河与长江中上游留下过逐水草而居的脚印，那么这茫茫天宇、无际星空也肯定留下过它们的目光，可惜那脚印与目光都已经不复存在——至少在通常情况下是难以证明其存在的。

那时没有语言更没有文字。

所有的便是目光和想像。

我们只能以今天的眼光追寻千万年前的目光，以今天的想像追问千万年前的想像。

人之初是发现者。

一般认为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公元前 4000 年开始的，在这之前几万年、几十万年的历史几乎是空白，考古学家的发掘使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得到了虽然无言、残缺却是不可作伪的证据。那些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针是新旧石器本身的到场，而不是借助于文字，那时没有文字。